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三　　晉　袁宏　撰

孝靈皇帝紀

建寧元年春正月己亥上徵至大將軍竇武持節迎於夏門亭庚子即皇帝位以太尉陳蕃為太傅以將軍竇武為司徒胡廣錄尚書事詔曰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納為允謇諤之節宣於本朝朕初踐祚親授策命忠篤之性老而彌純其封蕃為高陽侯固讓不受章十餘上

乃許三月辛丑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庚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孝悌力田帛各有差夏四月甲午追尊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帝考𧨏侯萇為孝仁皇帝妃董姬為慎園貴人戊辰以長樂衛尉王暢為司空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六月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曹節等十一人為列侯八月司空王暢以災異策罷宗正劉寵為司空暢字叔茂太尉龔之子也初暢為南陽太守設禁令明賞罰太守下車之後而故犯法者發屋伐樹塞井移竈

豪強戰慄晏開早閉功曹張敞諫曰蓋聞諸經典殷湯開三面之網而四方歸仁武王除炮烙之刑而天下咸服高祖創業約法三章孝文寛刑號稱太宗若夫卓茂文翁之徒皆去嚴刻務崇温和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民物和於下愚謂舜舉皐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治民在德不在於刑暢於是崇寛慎刑旌賢表德暢以郡俗奢富欲約已以矯之乃衣大布坐羊皮車羸馬贏弊而不改之同郡劉表時

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蓋聞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守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閒清不㬥鱗濁不汙泥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暢答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高風且以矯俗也太后新攝政政之巨細多委陳蕃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徵用天下名士叅政事於是天下英

雋知其風指莫不人人延頸相望太平其後中常侍曹節與上乳母趙嬈求謟於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每諫不許會有日蝕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為石顯所殺李杜禍及妻子有一石顯望之尚為之死況數十人邪趙夫人旦夕亂政其患最甚蕃以餘年請為將軍除之因災之變以除佞臣誰曰不可武亦謀之深納蕃言乃言之於太后曰故事內官但典門户給事左右而已今乃衆政事貴顯朝廷父子兄弟並在

列位天下匈匈多以為患今可悉除之太后曰此皆天
所生漢元以來世世用事國之舊典何可廢也但誅其
惡耳武性詳重疑而未決是時太白犯上將星又入太
微侍中劉瑜素善天文與蕃書曰星辰錯亂不利大臣
前所謀者事宜速斷之蕃武得書將發於是以朱㝢為
司隷校尉劉祐為河南尹武奏收中常侍曹節長樂食
監王甫等使侍中劉瑜内其奏謀頗泄漏節等乃竊發
瑜奏且知其事節曰前先帝宫人嫁武父子載取之各

且十餘人此大罪也身自不正何以正人中黄門朱寓曰其中放縱者罪當誅耳我曹何罪乃與等輩十餘人結誅武等是夜矯詔以王甫為黄門令持節誅尚書令尹勲因共脅太后取璽綬九月辛亥節請帝御前殿召公卿百官易拜司隷校尉河南尹遣中謁者分守南北宫節稱詔收大將軍竇武武不受詔與子紹將北宫三千人屯洛陽都亭太傅陳蕃聞起兵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承明門使者不内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

宫蕃曰趙鞅專兵向宫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曰大將軍竇武忠以衛國黄門常侍無道欲誣忠良邪黄門王甫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宫人旬日之間資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劍士收蕃蕃聲逾厲辭氣不撓遂送蕃北寺獄節又稱詔以少府周靜行車騎將軍與匈奴中郎將張奐王甫持節共以討武等

與武陳兵於闕下武令其軍曰黄門常侍反逆無道何盡隨之反乎先降有重賞中官執埶久士皆畏之於是免武兵數十人者各為部歸於甫軍自旦至食時兵降且盡武自殺紹等走靖等皆斬紹弟機親族賔客悉誅之蕃亦被害妻子徙日南皇太后遷於雲臺於是自公卿以下甞為蕃武所舉皆免官禁錮蕃守仲舉汝南平輿人初表閎為郡功曹舉蕃以自代曰陳蕃有匡弼之才不可久屈宜以禮致之於是為郡功曹舉賢良方正

皆不就桓帝初招延俊乂徵拜為議郎起署為尚書稍
遷九卿初為豫章太守獨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餘人不
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此類也丙辰司徒胡廣為太傅
錄尚書事司空劉寵為司徒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初
為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
陰縣有數老父年各八十餘居若邪山下去郡十里聞
寵當遷相率共往送寵人齎百錢寵見老父曰何乃自
苦來邪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不去

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民間狗不夜吠老值聖化今聞當見棄故自力來送寵曰吾何能及公耶甚勤苦父老為選一大錢受之故會稽號為取一錢其清如此薄衣服敝車馬其與人交恂恂然在朝廷正色不可干以私閉門靜居不接賓客教誨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封曹節十八人為列侯討陳竇之功也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鮮卑犯幽州殺略吏民自此以後無歲不犯塞陳竇之誅海内寃

之曹節善招禮名賢以衛其罪乃言於帝就拜姜肱為犍為太守韋著為東海相詔書迫切肱浮海遁逃卒不屈去著不得已遂解巾臨郡為政任威刑妻子放恣為受罰家所告論輸左校刑竟歸鄉里為姦人所殺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迎慎國董貴人幸南宫嘉德殿二月已巳尊董貴人為孝文皇后后置永宫如匽貴人之禮貴人河間人配解瀆侯萇生帝后兄子重為五官中郎將夏四月壬辰青虵見御座殿軒癸巳大風

折木詔羣臣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議郎謝弼上疏曰盖

聞虵者女子之祥也皇太后幽隔空宫愁感天心所致

也皇太后定策帷幄援立陛下雖父兄不軌非皇太后

之罪陛下當以其誅滅之故特加慰釋之念而反隔絶

靡有朝問之禮大虧孝道不可以示四方昔周襄王不

能事母夷狄交侵天命去之遂陵遲不復興禮為人後

者為之子今以孝桓皇帝為父豈得不以皇太后為母

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斥候兵革

蜂起非孝無以濟之願陛下上以堯舜為法下以襄王為戒無令皇后憂愁於北宮一旦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乎又匈奴中郎將張奐上書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者火之本相須乃明虵者屈伸隱顯似龍順至為休徵逆來為災殃故大將軍竇武忠肅恭儉有援立之功太傅陳蕃敦方抗直夙夜匪懈一旦被誅天下驚怛海内嘿嘿莫不哀心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

改葬天乃竝反風其木樹盡起今宜改葬蕃武選其家屬諸被禁錮一宜蠲除則災變可消昇平可致也天子雖知奐言是然迫於節等不得從之中官惡謝弼出為陵府丞郡縣承旨以他罪死獄中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少與安定皇甫規俱顯當世而奐又與規善初奐為梁冀所辟冀被誅奐廢錮衆人莫敢為言唯規數薦奐由是為武威太守渡遼將軍幽并清淨吏民歌之徵拜大司農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奐讓不受願徙

户華陰舊制邊民不得内徙唯奐因功得聽故奐始為弘農人建寧初奐新至未除會陳竇之事中常侍曹節等承制使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下獄死義士以此非奐然素立清節當可否之間雖强禦不敢奪也後以黨事免官禁錮河東太守董卓慕其名使兄遺奐縑百匹奐不受知卓有姦兇之心遂與絶至於朋友之饋雖車馬不辭也時被黨錮者多不守靜或徙或死唯奐杜門不出養徒著書矣六月司徒劉寵為太尉九月江夏

丹陽蠻夷反李膺等以赦獲免而黨人之名書在王府詔書每下輒伸黨人之禁陳實當朝後親而用之皆勤王政而盡心力拔忠賢而疾邪佞陳實已誅中官逾專威勢既息陳實之黨又懼善人謀已乃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請下州郡考治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而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為不軌上曰黨人而為不軌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是故司空王暢

太常趙典大司空劉祐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尚書荀緄朱寓魏朗侍中劉淑劉瑜左中郎將丁栩頴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議郎劉儒故掾范滂皆下獄誅皆民望也其餘死者百餘人天下聞之莫不垂泣

袁宏曰夫稱至治者非貴其無亂貴萬物得所而不失其情也言善教者非貴其無害也貴性理不傷性命咸遂也故治之興所以道通羣心在乎萬物之生也古之聖人知其如此故作為名教平章天下天下既寧萬物

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萬物之情大也當其治隆則資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則立身以重教然則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衰則教虧幸免同乎苟生教重則道存滅身不為徒死所以固名教也汙隆者世時之盛衰也所以亂而治理不盡世弊而教道不絕者任教之人存也夫稱誠而動以理為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內不忘已以為身此利名教者也情於名教者少故道深於千載利名教者衆故道顯於當年蓋

濃薄之誠異而遠近之義殊也統體而觀斯利名教之所取也鄉人謂李膺曰可逃之乎膺歎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七十禍自已招復何避乎詔書至汝南督郵吳道悲泣不忍出縣中不知所為范滂聞之曰督郵何泣哉此必為吾也徑詣縣獄縣令郭揖見滂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何敢彰罪於君使禍及老母滂與母訣曰滂承順教訓不能保全其身得下奉亡君於九泉亦其願也母曰爾得李杜齊名吾復

何恨三君八雋之死郭泰私為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少孤養母年二十為縣小吏喟然嘆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乃言於母欲就師問母對之曰無資奈何林宗曰無用資為遂辭母而行至成皐屈伯彦精廬并日而食衣不蓋形人不堪其憂林宗不改其樂三年之後藝兼游夏同邑宋仲字雋有高才諷書日萬言與相友善閒居逍遥泰謂仲曰蓋昔之君子會友輔

仁夫周而不比羣而不黨皆始於將順終於匡救濟俗
變教隆化之道也於是仰慕仲尼俯則孟軻周流華夏
採諸幽滯泰始中至京師陳留人符融見而嘆曰高雅
奇偉達見清理行不茍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言之於
河南尹李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
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友而親
之陳留人韓卓有知人之鑒融見卓以已言告之卓曰
此太原士也他日又以泰言告之卓曰四海内士也吾

將見之於是驟見泰謂融曰此子神氣沖和言合規矩高才妙識罕見其倫陳留蒲亭亭長仇香年已長矣泰見香在而言之明日起朝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陳留茅容年四十矣親耕隴畝避雨樹下衆人悉踐蹲容獨釐膝危坐泰竒其異請問舍所在因寄宿容明旦殺鷄作食泰謂之為巳也容分半食母餘半庋置自與泰素飡泰曰卿賢哉逺矣郭泰猶减三牲之具以供賔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學問卒成盛德甞

止陳國文孝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為來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容顔色殊悅泰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鉅鹿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達曾至市買甑荷擔墮地

徑去不顧時適遇林宗林宗異而問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顧叔達曰甑既已破視之無益林宗以爲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謂必爲善士勸使讀書游學十年知名當世其宗人犯法恐至大辟父老令至縣請之叔達曰犯法當死不應死自活此明理也何請之有父老董敦之曰儻其死者此大事也奈何以宜適而不受邪叔達不得已乃行見楊氏令不言而退令曰孟徵君高雅絶世雖其不言吾爲原之矣初汝南袁閎威名蓋世泰見

之不宿而退汝南黄憲邦邑有聲天下未重泰見之數日乃去薛恭祖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軛從黄叔度乃彌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雖佳稽留不亦可乎由是憲名重於海内初泰甞止陳留學宫學生左原犯事斥逐泰具酒食勞原於路側謂之曰昔顔涿聚梁甫之大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為齊之忠臣魏之

名賢且蘧伯玉顔子淵猶有過誰能無乎慎勿恨之責
躬而已或曰何為禮慰小人泰曰諸君黙人不託以藜
蒸無有掩惡含垢之義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吾懼
其致害故訓之後原結客謀構已者至期日林宗在此
負其前言於是去後事發露衆人咸自以蒙更生之賜
於泰泰謂濟陰黄元艾曰卿高才絶人足為偉器然年
過四十名聲著矣於此際當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元
艾笑曰但恐才力不然至此年矣若如所勑敢自克保

庶不有累也林宗曰吾言方驗卿其慎之元艾聲聞遂隆後見司徒袁隗隗歎其英異曰若索女壻如此善矣有人以隗言告元艾又自生意謂之曰袁公有女得無欲嫁與卿乎元艾婦夏侯氏有三子遣歸家將黜之更索隗女也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請還之遂還元艾為主人請親屬及賔客二十餘人夏侯氏便於座中攘臂大呼數元艾隱慝穢惡十五事曰吾早欲棄卿去而情所未忍耳今反黜我遂越席而去元艾

諸事悉發露由此之故廢棄當世其弘明善惡皆此類也後遭母憂喪過於哀徐孺子荷擔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廬前既唁而退或問此誰也林宗曰南州高士徐孺子者其人諸生吾不堪其喻也鉅鹿孫威直來弔既而介休賈子序亦來弔林宗受之威直不辭而去門人告之林宗遣人追之曰何去之疾也威直曰君天下名士門無雜賔而受惡人之唁誠失其所望是以去耳林宗曰宜先相問何以便去邪鄉里賈子序者實有凶險之

行為國人所棄聞我遭喪而洗心來弔此亦未被大道之訓而有修善之志也吾故受之若其遂變化者棄損物更為貴用如其不然不保其往也且仲尼不逆互鄉奈何使我拒子序也子序聞之更自革修終成善人其善誘皆此類也其所提拔在無聞之中若陳元龍何伯求終成秀異者六十餘人其所臨官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餘人皆名德也石雲考從容謂宋子俊曰吾與子不及郭生譬諸由賜不敢望囘也今卿言稱宋郭此河

西之人疑卜商於夫子者也若遇曾參之詰何辭以對
乎子俊曰魯人謂仲尼東家丘蕩蕩體大民不能名子
所明也陳子禽以子貢賢於仲尼淺見之言故然有定
邪吾嘗與杜周甫論林宗之德也清高明雅英達瓌瑋
學問淵深妙有俊才然其愷悌玄澹格量高俊含弘博
恕忠粹篤誠非今之人三代士也漢元以來未見其匹
也周甫深以為然此乃宋仲之師表也子何言哉於是
勸林宗仕泰曰不然也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

廢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爻直勿用之象潛居利貞之秋也猶恐滄海横流吾其魚也吾将巖棲歸神咀嚼元氣以修伯陽彭祖之術為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遂辭王公之命闔門教授泰身長八尺儀貌魁岸善談論聲音如鍾宵行幽闇必正其衣服家有書五千卷率多圖緯星歷之事與其等類行晨則在前暮則在後所歷亭傳不處正堂恒止逆旅之下先加糞除而後處焉及宿止冬讓温厚夏讓清涼如鄉里或有爾者父母誘曰

欲作郭林宗邪仇香字季智陳留考城人行至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召為縣吏以科選為蒲亭長勸耕桑合嫁娶農事畢令子弟羣居同學喪不辦者躬自助之其孤寡貧窮令宗人相贍之其剽輕無業者宗人亦處業之不從科者罰之以穀代公賦多少有次行之朞月里無盜竊香初到亭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供養有違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吁是何謂乎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芸以時此非惡人但教化未至且婦人守寡養

孤上欲激貞名於當世中欲不負於黃泉下欲育遺嗣而繼宗也此三節者婦人之妙行也母既若斯華髮矣奈何一旦之忽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孤遺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留為具食囑曰歸勿復言吾方為教之既而之田里於衆中厲言曰此里當有孝子陳元今何在衆指曰是也香起揖以孝行慰勉之謂衆曰此孝義里當見異以陳元故後諸鄉數日賫酒禮到元家上堂與相對視其

食飲之具有異於他日遂復陳孝行以誘其心如是者
數焉元卒為孝子鄉邑所稱縣表其閭丞掾致禮是時
河內令王奐政尚嚴猛聞香以德化民署香主簿請與
相見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
志邪香曰以鷹鸇不若鸞凰故不為也奐謝遣曰枳棘
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州郡並請皆辭以疾
宴居必正衣服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
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加喜怒聲色妻子事之若事嚴

君焉黄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父為牛醫憲識度淵深時人莫得而測年十四潁川荀季和見而嘆曰足下吾之師也汝南周子居常曰吾旬月之間不見黄叔度則鄙吝之心生矣時汝南戴叔鸞者高邁之士也當時意氣人所推服然每見憲未甞不悵然自失毋問之曰汝何為不樂復從牛醫兒所來邪叔鸞跪曰良每自以才能不減叔度至於面對其人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可為良之師也舉孝廉無就之意其僚輩皆瞻望於憲以為

準的於是俱到京師稱病而歸也陳寔字仲弓頴川許人少為縣吏常給厮役時縣吏鄧邵每出候賔見寔執書立誦邵嘉之即解錄遣使詣太學寔推純誠不厲名行然羅居老少皆親而敬之鄉閭訟者輒求正於寔寔以理喻曲直退無怨者皆曰寧為刑罰所及不為陳君所非寔嘗為郡功曹中常侍侯覽屬非其人太守高倫出教教之寔固請不可太守曰侯常侍不可違君勿言寔乃封教入見必不得已寔請自舉之不足以損明德

退而署文學掾於是鄉里咸以寔為失舉寔晏然自若
倫去郡故人送於傳舍乃具言其狀善稱君惡稱巳陳
君之謂也由是衆談咸服焉辟黄瓊府除聞喜太邱長
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愛敬之長子紀字元方小子湛字
季方皆以儒業德禮稱紀子羣名重魏晉文帝嘗問羣
卿何如父祖羣對曰臣祖寔不言而治臣父紀言而行
之至於臣羣有其言而必行是歲爵號乳母趙嬈為平
氏君

三年春河内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冬濟南盜賊羣起

冬十月大鴻臚喬玄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二月癸卯地震

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太尉劉寵司空喬玄以

災異策罷夏四月河東地裂十二處各長十餘里秋七

月癸丑立皇后宋氏宋隱之從孫也以選掖庭立為皇

后父酆為執金吾封不期侯冬十月戊午上率羣臣朝

皇太后於雲臺初太后有援立之功竇氏雖誅上心知

之故率羣臣俱朝焉黄門令董萌因上意數為太后怨
上深納之供給致養每過於别於是曹節王甫共疾萌
以親附竇氏誇訕永樂萌下獄死
五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主及外戚家婦女
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
殿之儀禮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轝殿前上先帝
御座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掾蔡邕慨然歎曰聞
古不墓祭而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

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逾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蓋事亡如事存之意也與先帝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今者日月久遠非其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煩而不省者先帝孝思之心者也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贈安鄉侯印綬謚

曰文侯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初為郡吏在散輩中太守法雄有子曰真善知人言於父雄曰南郡掾吏其民略可知今當舉孝廉為國選士不可不擇寧有其人乎雄曰未有所擬也真求與掾相見獨奇廣廣時年二十六雄舉廣為孝廉至京師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稍遷九卿公輔屢登三事元老在位國家多難廢立邪正之間以厚重自居不能有所明然年逾八十繼母在堂朝夕定省子道不虧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盡

禮及廣薨故吏自公卿大夫數百人皆縗絰殯涖自漢
興以來未嘗有也廣所臨治無粃政世為之諺曰天下
中庸有胡公此時公輔者或樹私恩為子孫計其後累
世致公卿而廣子孫無過二千石者夏四月甲午青蛇
見御座詔問羣臣靡有所諱光祿卿楊賜上書曰臣聞
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
必應行而至王者心有所維意有所想未形顏色則五
星推移陰陽乖動以此觀之知天之與人相去不遐蛇

者於洪範鱗蟲之象思心不逮之所致也不逮之效時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春秋書鄭昭公時兩蛇鬭於南門之外其後昭公殆以女敗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宫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機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殷湯以此自誡即濟於旱亢之災唯陛下思乾剛之道别内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后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上深納之五月己未大赦天下常侍張樂太僕侯覽專權驕恣詔收印綬覽自殺阿黨者皆免六月癸巳皇太后竇氏崩載衣車城南市舍將殯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上曰太后親立朕身統承大業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胡可用貴人禮於是發喪成服將葬節甫以竇氏之誅不用太后禮以馮貴人祔桓帝公卿莫敢諫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臣聞禹湯聞惡是用無過桀紂聞善以亡其國中常侍曹節張讓王甫等因寵乘勢賊害

忠良讒譖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虛遭無形之釁被以滔天之罪陛下不復省覽猥發雷霆之怒海内賢愚莫不痛心武以歿矣無可奈何皇太后親與孝桓皇帝共奉宗廟母養蒸庶繫於天心仁風豐沛四海所宗禮為人後者為人之子陛下仰繼元帝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存既未蒙顧復之報歿又不聞諒闇之哀太后未崩武先坐誅存亡各異事不相逮而恚武不已欲貶太后非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八方聞之莫不泣血昔秦

始皇后不謹陷幸郎吏始皇㬥怒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置酒作樂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尚納茅焦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先太后不以罪沒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冒昧陳誠左手賫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唯陛下揆茅焦之諫弘始皇之寤復母子之恩崇皇太后園陵之禮上釋皇乾震動之怒下解黎庶酸楚之情也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終不為刀鋸所裁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

議詔中常侍趙忠監臨議者時衆官數百人各相顧望無敢下議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舊姓盛德選入椒房宜配桓帝是無所疑忠笑曰廷尉宜便下筆球遂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天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而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非太后意今若别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塜墓為賊所掘骸骨發露與賊併尸魂靈染汚不宜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曰陳廷尉此議甚健

欲以虫球球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辜被幽臣常痛之今日言之退而受罪乃臣夙昔之願也諸公卿皆從球議奏御節甫復言曰竇氏罪深無以為比上曰雖犯惡逆后有大德於朕節甫於是不復言七月甲寅葬桓思竇皇后冬十月丁亥勃海王悝自殺初悝有罪貶為癭陶王悝因黄門王甫求復其國賂以租錢五千萬桓帝不豫詔復悝為勃海王甫以為已功趣責於悝悝知帝意也不與甫錢由是甫謀悝大逆不道諷司隸校尉段

頻奏治其獄悝遂自殺乃自稱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夏四月司隷校尉段熲為太尉

秋七月光祿勲楊賜為司空

三年春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太尉段熲以久疾策免河南尹李咸為太尉夏四月立河間王子虎為濟南王奉孝仁皇帝祀冬十二月癸酉日有蝕之司空楊賜以疾策免

後漢紀卷二十三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四 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七十九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四

晉 袁宏 撰

孝靈皇帝紀上

嘉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之前夏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延陵園災冬十月改平準為中準使中官為之令列為内署令丞悉用中官初虞大家以選入掖庭生沖帝陳夫人生質帝沖帝早崩政在梁氏故未有謚號議郎畢整上疏曰孝沖皇帝母虞大家質帝

母陳夫人皆誕育聖明而未有謚號今當以母氏序列于外戚雖在薨歿猶宜爵贈況二母見存而無寵榮者乎即違母以子貴之義又不可以示後世上感其言以虞大家爲貴人陳夫人爲孝王妃使中常侍持節告憲懷二陵大鴻臚袁隗爲司徒

五年夏四月癸丑大赦天下五月太尉李咸久病罷光祿劉寛爲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下獄誅初鸞上書訟黨人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

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塗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有司奏檻車徵鸞棄市鸞年九十本郡閱其無辜於是申黨人之例父兄子弟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冬十月司徒袁隗久病策罷隗字次陽累世三公貴傾當時兄弟逢及隗並喜人事外結英俊内附宦官中常侍袁朗隗之宗人用事於中以逢隗家世宰相推而崇之以為援故袁氏寵貴當世富侈過度自漢公族未

之有也逄兄子紹好士著名賔客輻輳紹折節下之不擇賢愚逄子術亦任俠好士故天下好事之人爭赴其門輜軿柴車常有千兩寵臣中官皆患之十二月丙戌光禄大夫楊賜為司徒是時拜爵過差游觀無度賜歎曰吾世受國恩又備宰相安得拱默哉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牧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文王日夜不食以立雍熙之化頃聞拜爵過多每被尚書劾非衆所歸或不知何人昔堯用舜猶尚先試考績以成厥

功令之所用無他名德旬月之閒累遷高位守道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又聞徼行數出諸苑囿觀鷹犬之勞極般游之樂政事日隳大化陵遲忘乾乾不息忽屢省之欽哉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高蹤殆非所謂光昭之美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求直影却行而求及前人惟陛下絶慢游之戲念官人之重割超越之恩慎貫魚之次以慰遐邇憤怨之望臣受恩偏厚特忝師傅之任不敢自同凡臣括囊解咎

謹自手書皂囊密上

六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武庫東垣自壊夏鮮卑寇邉烏丸校尉夏育上言鮮卑仍犯塞百姓怨苦自春以来三十餘人發請幽州諸郡兵出塞討之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事論刑因中常侍王甫求為將甫建議當出軍與育併力詔書遂用晏為鮮卑中郎將與匈奴中郎將臧旻及南單于三道並出時大臣多以為不便議郎蔡邕議曰周有獫狁之役漢有瀚海之事征罰四

夷所由來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不可一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分别内外異殊俗也其外則分之夷狄其内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順奉所守苟無慼國之譏豈與蟲螘之虜校往來之所傷哉乃欲度塞出攻雖破之不可彌盡而本朝必為之旰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𫎇死徼倖以逆執事廝養之卒有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育欲以齊民易醜虜

射乾沒以要功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其得失不可知也昔朱提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割而棄之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猶尚棄之况鄣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出攻之計令諸郡修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發其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育下邳淮浦人以忠直稱所歴皆有名迹八月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護烏丸校尉夏

育各將步卒萬餘人擊鮮卑三軍敗績士馬死者萬數冬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京師地震十一月太尉劉寬司空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太常孟郁為太尉太僕陳耽為司空司徒楊賜以辟黨人免

光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己未京師地震初置鴻都門生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能為尺牘詞賦及工書鳥篆者至數千人或出典州郡入為尚書侍中封賜侯爵三月癸丑光祿勳袁滂為司徒辛未大赦夏四

月丙辰京師地震侍中寺雌鷄一身皆成雄惟頭冠未變五月壬午無何白衣人入徳陽門内自稱梁伯夏又復曰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黄門桓覽收之遂亡失不見蔡邕以為貌之不恭則有鷄禍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事而不遂之象又云成帝時男子王褒衣絳衣入宫上殿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簒位今此與成帝相似而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以往方今將有王氏之謀其事不成

其後張角作亂尋被誅滅是月太尉孟郁司空陳耽以災異罷太常袁隗為司空六月丁丑溫明殿庭中有黑氣長十餘丈形貌似龍詔問光祿楊賜議郎蔡邕曰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詔問宜極其意靡有所隱賜仰歎曰臣每讀張禹傳何嘗不憤恚乎吾以微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尚當上疏陳情況今猥見訪問乎乃手書對曰臣聞經傳所載或得神以興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降鑒其德邪辟昏亂則示其禍

今嘉德殿所見黑氣考之經傳應虹蜺妖邪之氣不正之象也春秋讖曰天投虹蜺天下怨海内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至易曰天垂象見吉𠫭聖人則之疑妾媵之中有因愛放縱左右嬖人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旬月之間並各拔擢縉紳之徒委伏畎畝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殆哉之危莫過于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惟陛下愼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

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抑止槃游留思庶政冀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邕對曰天于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譴責欲令人君感悟災眚之發不于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監戒可謂切至虹蜺墮雌鷄化皆婦人姦政之所致也自踐祚已來中宮無他逸寵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邱墓逾於園陵續為永樂門史

霍玉依阻城社大為姦猾侮惑之罪晚乃發露虹蜺集庭雌鷄變化豈不為此今者道路所言復云有程夫人者宜深以趙霍為戒近者不治無以正遠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延其貴已足其富已甚當以見私之故早自引身以解易傳小人在位之咎廷尉郭僖敦厖純厚國之老成光禄大夫喬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剛直不曲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宰臣大臣君之四體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臣願陛下

忍而絶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朝廷旣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天道惡滿鬼神好謙但臣愚戇感激忘身觸冒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禍願寢臣表庶使臣筆所及者得佐陛下盡忠書奏趙玹程黄聞之共譖邕下獄當棄市中常侍呂强愍邕無罪從上請邕減死罪一等徙朔方遇赦還本郡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冬十月太尉張顥司空袁𨶑久病罷太常陳球爲太尉射聲校尉袁逢爲司空十一月皇后宋氏廢后無寵

宫人幸姬衆共譖愬誣后以呪咀上遂收后璽綬后以憂死父母兄弟皆被誅諸常侍小黄門憐宋氏無辜乃共葬后及父母兄弟於臯門亭宋氏舊塋也丙子晦日有蝕之太尉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丁巳光禄勲喬玄為太尉是歲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太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二年春二月丁巳司徒袁滂以災異罷大鴻臚劉郃為司徒滂字公熙閎之孫也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

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乙丑太尉喬玄司空袁逢久病罷太中大夫段熲爲太尉太常張濟爲司空喬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初爲梁州刺史值梁州大饑玄開倉以廩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表聞玄曰民以死矣廩訖乃上奏詔書以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復不得以爲常玄有才名長於知人初見魏武帝於凡庸之中玄甚異之謂曰今天下将亂非命世之才不能定也定天下者其在君乎夏四月丙戌日有

蝕之辛巳太尉段熲有罪下獄誅初黄門令王甫大長秋曹節專權任勢熲阿附甫等尚書令陽球撫髀歎曰使球為司隷此等何得爾俄而球為司隷既拜明日詣闕謝恩會甫沐下舍球因奏曰中常侍冠軍將軍王甫奉職多邪姦以事上其所彈糾皆由睚眦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太尉段熲以征伐微功位極人臣不能竭忠報國而諂佞幸宜並誅戮以示海内於是收熲甫下獄球親考之甫子萌先為司隷遷永樂少府亦併

見收萌謂球曰父子今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假借老父球罵萌曰若以權勢為官無忠等者司隷云以先後之義乎萌曰若臨於坑相濟憂汝獨不見隨吾後死邪於是球操棰杖之甫萌皆前死杖下球勅都官從事曰先舉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於是權門股慄京師肅然球既誅甫後欲收曹節節等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寮會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

臣曹節節收淚於車中曰我自相食肉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且便入省勿過里舍也節入譖球酷暴益甚不為百姓所安上乃徙球為衛尉球叩頭自陳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犬鷹之任前誅常侍王甫太尉段熲皆狐狸小醜未足以宣示天下今鴟梟翔於園林豺狼噬於囿藪臣誠恥之願追詔書叩頭殿下上呵曰衛尉拒詔邪至于再三乃受丁酉大赦天下秋七月匈奴中郎將純修擅收斬單于呼演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

于修抵罪冬十月永樂少府陳球下獄死初球與司徒
劉郃書曰公出自宗室據台鼎之位天下所望今曹節
等放縱為天下害而久令在左右賢兄侍中常為節所
害可表徙尚書令陽球為司隷以收節等誅之政出聖
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陽球小妻程璜女璜宮中用
事所謂程夫人也節等頗聞知乃重賂璜且迫脅之惶
怖告節等以球謀因與節譖郃於上曰郃等常與陳蕃
交通又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永樂少府陳球交通

並通謀議上大怒策部陳球陽球劉納皆下獄死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有勇氣郡吏嘗辱球母球合年少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九江山賊起刼刺史球以太尉掾為九江太守設方畧即時摧破誅鋤豪强郡中累足遷甘陵相時天下旱司空張顥奏郡守長吏嚴酷貪汙者皆罷免之球以嚴酷徵詔書以九江時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尚書令十一月太常楊賜為司徒

三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夏虎見平樂觀下又見憲

陵上詔問司徒楊賜賜對曰虎者金行獠伐之精狼戾

之獸也今在位率多奢暴貪殘酷虐乎中郎將張均上

言曰虎見憲陵又見平樂觀下隷皆訛言也洪範之論

言之不從則毛蟲之孽虎者西方之獸為禽剛猛强梁

之物也居而穴處不可覩見今於先帝園陵為害又言

見於城下皆在位者仁恩不著有苛尅殺戮之意乎此

乃大兵劇賊之徵不可不防也秋七月大長秋曹節為

車騎將軍九月辛酉日有蝕之詔羣臣上封事靡有所

諱郎中審忠上書曰臣聞治國之要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五臣天下治湯舉伊尹不仁者遠故太傅蕃尚書令尹勲知中官姦亂考其黨與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乃與造逆謀迫脅陛下聚會羣臣因共割裂城社以相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皮剥小民甚於狼虎多畜財貨繕治殿舍車馬服飾擬於大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州郡承風順指故蟲蝗為之生夷狄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矣故頻年

日有蝕之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令
瑀等並在左右陛下春秋富盛懼惑佞諂以作不軌願
陛下留漏刻之聽以省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章寢
有星孛于狼狐初作罼圭靈昆苑司徒楊賜上書曰臣
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為苑者昔先王制囿
裁足取牲以備三驅薪採芻牧者往焉故詩曰王在靈
囿麀鹿攸伏傳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皆被其德政而
樂何為如此至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

軻謂梁惠王極陳其事先帝之制左開洪池右作上林不儉不泰禮以合中今猥規都城之側以畜禽獸之物非所保養民庶赤子之義築郎不時春秋有譏盤于游田周公作戒其城外之苑以有五六足用逞情意順四節何必變革舊制以罷民力楚興章華郢人乖叛秦作阿房黎吒憤怨宜思夏后卑室之意太宗露臺之費慰此下民勞止之歌上欲止侍中任芝樂松等曰昔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為大文王百里民以為小今造二苑與

百姓共之不妨於政民蒙其澤上遂從之閏月司徒楊
賜久病罷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十一月立皇后何
氏南陽苑人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有寵自貴人為皇后
父真早卒異母兄進為河南尹進弟苗越騎校尉十二
月車騎將軍曹節罷
四年春初置騄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而豪右辜㩁馬
一匹至二百萬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司徒陳耽不堪
其任罷太常袁隗為司徒六月追爵謚皇后父何真為

車騎将軍舞陽宣懷侯秋七月五色烏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民謂之鳳皇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冬十月太尉許郁辟名錯謬罷太常楊賜為太尉車駕幸廣城是歲於後宮與人為列肆販賣使相偷盜爭著進賢冠又於西園駕四驢上躬自操轡馳驅周旋以為歡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為騎從互相請奪驢價與馬齊本志曰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驢乃服重致遠野人之所用非帝王

君子之所宜驂服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執政者皆如驢也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二月大疫三月詔三公以謡言舉刺史二千石貪汙濁穢爲蠹害者夏旱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秋七月星孛于太微

六年春三月辛未大赦天下夏爵號皇后母爲舞陽君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中平元年春正月鉅鹿人張角謀反初角弟梁弟寶自

稱大醫事善道疾病者輒跪拜首過病者頗愈轉相誑耀十餘年間弟子數十萬人周徧天下置三十六坊各有所主期三月五日起兵同時俱發角弟子濟隂人唐客上書告角天子遣使者捕角角等知事已露因晨夜勑諸坊促令起兵二月角等皆舉兵往往屯聚數十百輩大者萬餘人小者六七千人州郡倉卒失據二千石長吏皆棄城遁走京師振動角黨皆著黄巾故天下號曰黄巾賊初司徒楊賜衛尉劉寛司空張濟御史劉陶

並陳角反謀宜時捕討以絶亂原上不從及角作亂天
子思陶言封為中陵侯陶字子奇頴川頴陰人沈勇有
大謀不修威儀不拘小節與人交志好不同雖富貴不
顧也所行齊趣雖貧賤必尊貴之疾惡太甚以此見憎
辟司徒府遷尚書侍中以數直諫為權臣所惡徙為京
兆尹上素重陶才徵為諫議大夫諸中官讒陶與張角
通情上遂疑之收陶考黄門北寺中官諷考楚毒極至
陶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不恒其德反用佞邪之

譖臣恨不與伊吕同儔而與三人同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然後悔於宼臣將復何逮不食而死三月戊申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帥師次于都亭自函谷伊闕大谷轘轅盟津皆置都尉備張角也於是考諸與角連及宫省左右死者數千人上内憂黄巾問掖庭令吕强何以靜寇對曰誅左右姦猾者中常侍丁肅徐演李延趙裕郭耽朝廷五人號為忠清誠可任用赦黨人簡選舉何憂於賊上納其言壬子大赦黨

人皆除之强字漢盛河南成臯人忠貞奉公不與侫倖同是時權邪怙寵政以賄成郡國貢獻皆先饋賂然後得行左右羣臣好上私禮強諫曰陛下物出天下然而所輸之府輙有導行之財皆出於民令發十而貢一費多而獻少無為使姦吏用巧私門致富也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進入其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為使從諫之臣得自婞黷也舊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而已各受試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以事付尚書尚

書乃覆案虛實行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叅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猶有溺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又無考課之勤陛下虛自勞苦有廢亂之負無所責也書奏上以示中常侍夏惲趙忠忠惲曰此言是也然強自負清潔常怏怏有外心及赦黨人中官疾之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忠惲共構會強云與黨人謀數讀霍光傳強兄弟所在亦皆貪穢上聞強讀霍光傳意不悅使中黃門持

兵名强强聞上召怒曰吾死亂兵起矣大丈夫欲書忠

國史無為復對獄吏也遂自殺詔公卿百官出馬弩各

有差中郎將盧植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各

持節征黄巾護軍司馬傅燮討賊形勢燮上書諫曰臣

聞天下之禍所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昇朝先除

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張角

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

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黄巾雖遏其

釁由內作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中官弄權忠臣之憂愈深耳何者夫邪正之在國猶氷炭不可同器而並存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詞飾說共長虛偽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惑於三人陛下不詳察之臣恐白起復賜死於杜郵而盡節效命之臣無所陳其忠矣惟陛下察虞舜四罪之舉使讒佞受放殛之罰萬國知邪臣之為誅首忠正時得竭其誠則善人思進姦凶不討而自滅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

父子之事父焉得不盡情以言使臣伏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中常侍趙忠見而怨焉夏四月太尉楊賜以寇賊罷太僕鄧盛為太尉司空張濟久病免大司農張温為司空初賣官自關内侯以下至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皇甫嵩朱儁連戰失利遣騎都尉曹操將兵助嵩等五月乙卯黄巾馬元義等於京都謀反皆伏誅皇甫嵩朱儁擊黄巾波才於潁川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詔行車騎將軍封都鄉侯儁西鄉侯於是傅

燮功多應封為趙忠所譖上識燮不罪之然不得封左
中郎將盧植征張角不尅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中郎
將董卓代植既受命累破黄巾角等保廣宗植圍塹修
梯垂當拔之上遣小黄門左豐覩賊形勢或勸植以賂
送豐植不從豐言於上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
息軍以待天誅上怒植遂抵罪六月中郎將張均上書
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樂附之者原皆由十常
侍多放父子兄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冤

百姓百姓之寃無告訴因起從角學道謀議不軌相聚為賊今悉斬十常侍懸其頭於南郊以謝天下即兵自消可一戰而克也上以章示十常侍皆免冠頓首乞自致雒陽獄家財助軍糧子弟為前鋒上曰此則直狂子也十常侍内有一人不善者耳天子使御史考諸為角道者御史奏均學黄巾道收均死獄中秋八月皇甫嵩擊黄巾卜已於東郡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中郎將董卓征張角不克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以皇甫嵩代之朱

雋攻黄巾趙弘於南陽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雋司空張温議曰昔秦用白起燕信樂毅亦曠歷年載乃能尅敵雋討頴川有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可以少假日月責其功效上從之詔切責雋雋懼誅乃急擊弘大破斬之封雋上虞侯賊復以韓忠為帥衆號十萬據宛拒雋雋兵力不敵然欲急攻乃先結壘起土山以臨之因偽修攻具耀兵於西南雋身自被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得入城忠乞降議郎蔡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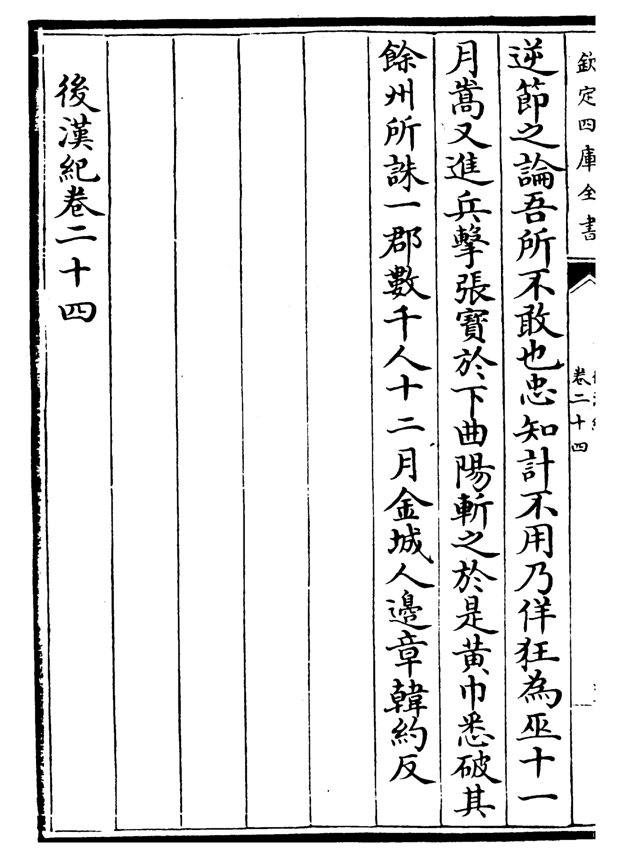
司馬張超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有賞以勸來者今海內一統惟黄巾造冦降之無可勸罰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降服縱敵長冦非良計也因勒兵攻之連戰不尅儁登土山望之顧謂邑曰吾知之矣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忠故乞降降又不受所以死戰也萬人同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人乎其害多矣不如徹圍解弛勢當自出出則意散必易破之即解圍入城忠果自出

雋因自擊之大破斬忠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即拜雋為車騎將軍封錢唐侯徵入為光禄大夫冬十月皇甫嵩攻張角弟良於廣宗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角先病死破棺戮尸拜嵩為車騎將軍封槐里侯嵩既破黄巾威振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見機而發今將軍遭難得之時蹈之而不發將何以權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

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将軍受鈇鉞於暮春收成功於末秋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戶刻石南面以報威振本朝聲馳海外是以羣雄𢌞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将軍者也身立高人之功乃北面以事庸主何以圖安也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飡之遇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說忽鼎峙之勢利劒揣其喉乃嘆息而悔何以見烹於女

子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足以震風雨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伏徼冀方之士勒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嚮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盟津誅中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如此攻無交兵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童兒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請呼上帝喻以大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神器於將興

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將軍雖欲委忠於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猶逆坂走丸必不可得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上不自由政出左右庸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黄巾小孽非秦項之敵也新結易散非我功策之能民未忘主而子欲逆求之是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非移祚之時也孰與委忠本朝雖有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



逆節之論吾所不敢也忠知計不用乃佯狂為巫十一月嵩又進兵擊張寶於下曲陽斬之於是黄巾悉破其餘州所誅一郡數千人十二月金城人邊章韓約反

後漢紀卷二十四

後漢紀卷二十五　　晉　袁宏　撰

孝靈皇帝紀下

中平二年春二月丁卯故太尉劉寬薨贈車騎將軍謚曰昭烈侯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博通群書稍遷東海南陽太守遇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有罪以蒲鞭鞭之示恥辱而已其善政歸之於下有不善輒自尅責庶民愛敬之好與諸生論議行縣使三老學生自

隨到亭傳輒復講論教化流行不嚴而治嘗有客遣奴酤酒久而不還及其還也客不堪之駡詈曰畜産寛須史遣人視之曰此人也駡言畜産恐其自殺夫人欲試寛一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羮一盂寛手未得持放羮衣上婢急收羮寛言徐徐羮爛汝手其寛裕如此内外稱為長者上深悼之

袁宏曰在溢則激處平則恬水之性也急之則擾緩之則静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無衝激之患

善治人者雖不為盜終歸刻薄矣以民心為治者下雖不時整終歸敦厚矣老子曰古之為道者不以明民將以愚之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羌胡冦三輔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己酉南宫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延及北闕嘉德殿和歡殿本志曰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珍寶之所藏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宫天戒若曰刑濫賞淫何以舊典為故焚其秘府也收天下田畒十歲以治宫室州縣送材及石貴戚縁賤買入已

官皆先經貴戚然後得中宮室連年不成天下騷擾起為盜賊司徒袁隗久病罷三月廷尉崔烈為司徒邉章韓約冦三輔中郎将董卓副皇甫嵩討之於是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有詔問本意對曰昔冐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将云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憤激奮厲未失臣節也不顧計之當與不當耳季布猶廷斥曰噲可斬前朝是之今涼州天下之衝要國家之

藩衛也堯舜時禹貢載之殷周之世列為侯伯高祖平海内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之右臂今牧御者失理使一州叛逆天下騷動陛下不安寢食烈為宰相不念思所以緝之之策乃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左袵之虜得此地為患數世今以勁士堅甲利兵姦雄因之為亂此社稷之深憂也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都薄矣若烈不知憂之是極弊也知而欲棄是不忠也二者擇而處之烈

必有之遂從爕議亦不罪烈由是朝廷益重爕每公卿歃議輒歸爕夏五月太尉鄧盛久病罷太僕張延為太尉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秋七月車騎將軍皇甫嵩征邊章韓約無功免八月司空張温為車騎將軍討章約九月特進臨晉侯楊賜為司空冬十月司空楊賜薨策曰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昔朕初載受道帷幄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既昭於内弼亮之勤亦

著于外雖受茅土未荅厥勲括人既没將誰諮度朕甚悼焉令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贈特進司空驃騎將軍印綬謚曰文烈侯賜字子獻篤志於學閑居教授不應州郡之命辟梁𨷖府非其好也因謝病去舉高第稍遷越騎校尉光禄大夫靈帝初與劉寛張濟侍講于華德殿初張角等誑耀百姓天下惑之襁負至者數十萬人賜時居司徒謂劉陶曰聞張角等黨輩熾盛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驚動醜類遂成反亂今欲切勑

刺史二千石採別流民咸遣護送各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乃誅其渠帥可不勞衆而定何如陶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賜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宫閱故事得賜所上奏及講時注籍乃感悟遂下詔曰大司馬楊賜敦德允元忠愛恭懿親以尚書侍講累評張角始謀禍釁未彰賜陳便宜欲緩誅夷令德既光嘉謀怛然詩不云乎無德不報無言不讎故褒城君孔霸故太尉黄瓊侍講先帝並宜

受茅土之封賜上言曰臣前與故太尉劉寬司徒張濟並被侍講俱受三事張角謀亂又共陳便宜而獨蒙師傅之澤茅土之祚而寬濟不蒙雲雨之潤乞減賜戶以封寬濟上雖不聽嘉其至誠乃封寬為遂鄉侯濟子根為蔡陽侯賜子彪忠厚有孝行復纂其家業光祿勳許相為司空十一月張溫董卓擊章約破之約走金城是歲於後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閉司農金錢繒帛積之於中又還河間置田業起第觀上本侯家居貧即位常

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故為私藏復寄小黄門常侍家錢至數千萬由是中官專朝奢僭無度各起第宅擬制宫室上甞登永安樂侯臺黄門常侍惡其登髙望見居處樓殿乃使左右諫曰天子不當登髙登髙則百姓虗自是之後遂不敢復登臺榭

三年春二月太尉張延久病罷庚戌大赦天下三月車騎將軍張温為太尉夏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詔公卿舉直言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滎陽盜賊起三月河南尹何苗擊破之以苗為車騎將軍封濟陽侯夏狄道人王國反自黃巾之後盜賊羣起殺刺史二千石者往往而是夏四月太尉張温以寇賊未平罷司徒崔烈為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為司徒光禄勲丁宫為司空秋九月大長秋趙忠為車騎將軍執金吾甄舉為太僕因謂忠曰傅南容有古人之節前在軍有功不封天下失望今將軍當其任宜進賢理枉以副衆望忠納其言遣弟

延齎書致殷勤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户侯不足得也

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

無功而求私賞哉遂不答其書忠愈恨燮然憚其髙明

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冬十月零陵盜賊冦長沙太守

孫堅討破之封堅為烏程侯十一月太尉崔烈久病罷

大司農曹嵩為太尉是歲漁陽人張純反初發幽州烏

桓以討涼州故中山相張純請將之不聽使涿令公孫

瓚純忿不得將因說故太山太守張舉曰烏桓數被徵

發死亡畧盡今不堪命皆願作亂國家作事如此漢祚衰亡之徵天下反覆率豎子故若英雄起則莫能禦吾今欲率烏桓奉子為君何如舉曰漢祚終訖故當有代之者吾安可以若是純曰王者綱漏鹿走則智多者得之子勿憂也遂共率烏桓作亂故人喜悅歸純日十餘萬

五年春正月丁酉大赦天下太尉曹嵩罷二月有星孛於紫宮三月少府樊陵為太尉夏五月涼州刺史耿鄙

擊王國敗績初鄗合六郡兵將欲討國漢陽太守傅燮諫之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化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率不教之民越大隴之危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同心其鋒難當也萬一内變悔何及也不若息軍養德明賞罰以教民戰賊得寛容必為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離隙之賊其功可立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危敗之禍不為使君取也鄗不從臨陣前鋒果敗鄗為别駕所害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

時北胡騎數千在城外皆叩頭流涕欲令燮棄郡歸鄉里燮子幹進曰國家昏亂賢人斥逐大人以正不容於朝今天下以叛兵不足以守鄉里羌胡被大人恩者欲令棄郡而歸願大人計之徐歸鄉里率賢士大夫子弟而輔之言未終燮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之不食周粟而死仲尼以為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不及伯夷吾行何之乎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說燮曰天下事已可知矣先起者上有

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爕按劒叱之曰若非國家剖符之臣邪求利焉逃其難且諸侯死社稷者正也遂麾左右出戰臨陣而死上甚悼惜之策謚曰壯節侯爕字南容北地靈州人身長八尺嚴恪有志操威容性剛直履正不為權貴改節六月丙寅風大起折木太尉樊陵策罷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尉秋八月置西園三軍及典軍助軍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

尉屯騎校尉鮑洪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

初黄巾起上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畧故親任之使為元帥典護諸將大將軍已下皆令屬焉九月司徒許相策免司空丁宮為司徒光禄勲劉弘為司空特進董卓為驃騎將軍已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揉學道浸微處士荀爽陳紀鄭玄韓融李楷耽道樂古志行髙潔清貧隱約為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融字元長頴川人博學不為章句皆究通其義屢

徵聘皆不起晚乃拜河南尹歷鴻臚太僕卿年七十餘弟兄同居閨庭怡怡至於沒齒也楷字公超河南人以至孝稱棲遲山澤學無不貫徵聘皆不就除平陵令視事三日復棄官隱居學者隨之所在城市華陰南土遂有公超市頻煩策命就拜光禄大夫固疾不起乃命河南弘農致玄纁束帛欲必致之楷終不屈

袁宏曰布衣韋帶白首不仕者有矣結髮纓冠老而不退者有矣此二途者古今之所同也久而安之故無中

立之地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往而不反則能執意入而不出失之遠矣古之為士將以兼政可則進不可則止量分受官分極則身退矣故於仕與不仕之間有止足焉不仕則枯槁矣遂仕則負累矣若仕能止者在於可否之間不同心乎是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內名士以為已佐鄭玄稱疾不到州郡廹脅不得已玄幅巾詣進進設几杖之禮一宿而退莫知其所初申屠蟠隱於梁碭之間免於黨人之

禍亦為進所辟逾年不至進恨之欲脅以威刑使同郡黄忠與蟠書曰大將軍幕府初開辟海内並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異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爰中郎昭暢殷勤至於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有愧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

憲令潁川荀爽輿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
羇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
放聲絶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
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
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
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是
以假飛書以諭左右蟠不答其書亦無懼色蟠字子龍
陳留外黄人同縣大女侯玉為父報讎殺夫之從母兄

姑怒執玉送吏時縣令梁配將斷其獄蟠年十五自精舍詣縣奏記曰伏聞大女侯玉為父報讎獄鞫以法不勝感悼已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内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手刃莫大之讎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氣輕身重義攘臂高談稱美其美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阻惆悵悲歎蟠以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

子若其在昔尚當旌閭表墓以顯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以義於是縣令具以狀聞得減死一等蟠學無常師博覽無不通初在太學濟陰王子居病困臨卒託蟠致喪蟠即自負其尸遂致濟陰道遇司隸從事嘉蟠志義愍其負重為封過所傳蟠不受投地而去舉有司公車徵諸所聘禮皆不就董卓初徵天下賢雋皆起家登宰相蟠得徵書時人皆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居無何而王室大亂蟠年七十餘以壽終十月甲子上觀耀兵於平

樂觀先是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流血兩宫或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以示四方進以為然乃言於上大發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天子親擐甲冑臨軍三匝既罷以兵屬大將軍進初漢陽太守蓋勳著績西州知耿鄙之必敗也自免歸家於是徵為武都太守詔大將軍何進上軍校尉蹇碩為勳祖道京師榮之未至武都徵為討虜校尉上問勳曰天下何以反勳對曰幸臣子弟擾之使然時碩子弟尤甚天子顧而問碩碩

不能對帝又謂勲曰吾以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以餌戰士何如勲曰臣聞昔者先王耀德而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陣於近不足以昭果毅秖足以凟威武耳帝曰善恨見卿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勲與劉虞袁紹等並典禁軍勲謂虞紹曰吾見上上甚聰明但壅於左右耳勇力誅嬖幸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邪虞紹亦有宿謀因共相結未發而司隸校尉張温舉勲為京兆尹帝方倚勲欲親近之而碩等心憚並勸

帝從温議遂拜京兆尹小黃門高望皇子愛之辯臣也因碩屬望子於勳欲以為孝廉勳不肯或謂勳曰皇子副主也望其保也碩帝之寵臣也三怨成府豈可救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雖死可悔乎是時王國衆十餘萬三輔震動勳自請發兵萬人分屯三輔每有密事帝呼詔問勳勳雖身在外甚見信重乃著琴詩十二章奏之帝善焉數加賞賜十二月左將軍皇甫嵩前將軍董卓屯右扶風討王國

六年春正月王國攻陳倉董卓將救之謂皇甫嵩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復何疑哉嵩曰不然善用兵者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上兵伐謀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故速戰為下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在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陳倉雖小城守備固非九地之陷也國兵雖攻我所不拔非九天之勢也

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不從國圍陳倉八十餘日城中堅守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嵩欲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迫窮寇也困獸猶鬬蠭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墮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使卓為殿嵩自與

國戰大破斬之由是卓恨嵩嵩陰與嵩有隙徵卓為少府卓不肯就上書輒行前將軍事既而以卓為并州牧以兵屬皇甫嵩卓又上書請將兵之官嵩從子邐諫嵩曰本朝失政能安危定傾者惟大人與卓耳今怨隙已結二人不俱存先人之言兵家所重卓被詔當放兵而諷將士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卓兇虐無親將士不附公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姦凶此桓文之舉也

嵩曰專命亦罪也不如顯奏使朝廷裁之天子以責讓卓不受詔選五千騎將自河津渡上軍校尉蹇碩惡大將軍進兵强欲進在外因而間之乃與常侍通謀說上使進征邊章韓約帝從之賜進戎車百乘虎賁斧鉞進亦知其謀請中軍校尉袁紹東發徐兖兵以稽其行三月己丑光禄劉虞為司馬領幽州牧擊張純虞使公孫瓚擊純大戰破之純客王政斬純首降封虞為襄賁侯瓚為都亭侯並鎮北邊夏四月太尉馬日磾罷丙午朔日

有蝕之丙辰帝崩於嘉德殿時蹇碩在省中欲誅大將軍何進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司馬潘隱出迎進因而逆之進馳去屯百郡邸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帝位太后臨朝大赦天下封皇弟協為渤海王初帝數失皇子何太后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故號為史侯王貴人生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宮號為董侯初大臣請立太子辯輕佻無威儀不可以為宗廟主然何后有寵大將軍進權重故久而不決帝將崩屬協於上軍校

尉蹇碩協疏幼少在喪哀感百官見者為之感慟壬戌詔曰朕以眇身君主海内夙夜憂懼靡知所濟夫天地人道其用在三必須輔佐以昭其功後將軍袁隗德量寬重奕世忠恪令以隗為太傅録尚書事朕且諒闇委成羣后各率其職稱朕意焉上軍校尉蹇碩以帝輕佻不德二舅好修虛名無股肱之才懼不能安社稷也欲誅進等立渤海王與常侍趙忠宋典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威權欲與天下黨人共誅内官以碩有兵尚且沈

吟觀其旨趣必先誅碩次及諸君今欲除私讐以輔公家是時上新崩大行在前殿左右悲哀念在送終碩雖用有謀策其事未可知也忠典以碩書告大將軍進進誘諸常侍共誅碩或曰碩先帝所置所嘗倚仗不可誅中常侍郭脉與進同郡素養育進子弟遇之曰進我所成就豈有異乎可卒聽之庚午上軍校尉蹇碩下獄誅兵皆屬進中軍校尉袁紹説進曰黄門常侍秉權日久永樂太后與之通謀禍將至矣將軍宜立大計為天下

除患於是進紹謀共圖中官進厚遇紹及虎賁中郎將術因以招引天下竒士陳紀荀攸何顒等與同腹心初驃騎將軍董重與大將軍何進權勢相害中官協重以為黨助永樂亦欲與政事何后不聽永樂后怒曰汝怙大將軍邪勑驃騎斷大將軍頭如反手耳何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奏故事蕃后不同居京師請永樂宮還故國於是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永樂后怖暴崩衆以為何后殺之紹復說進曰前竇氏之敗但坐語言

漏泄以五營兵士故也五營皆畏中官而竇后反用之兵皆叛走自取破滅今將軍既有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之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賛之時也功著名顯垂之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進言之太后太后曰中官領禁兵自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對共事乎進承太后意但欲誅其放縱者紹以中官近至尊令不廢滅後益大患初進寒賤依諸中官得貴幸内嘗感之而外

好大名復欲從紹等計久不能決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苗謂進曰始從南陽來依內宮以致富貴國家亦不容易深思之覆水不可收悔常在後進入復言於太后曰大將軍專欲誅左右以擅朝權太后疑焉紹聞之懼復說進曰形勢已露將軍何不早決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於是進以紹為司隸校尉王允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將兵向京師以脅太后尚書盧植以為誅中官不足外徵兵且董卓凶悍

而有精兵必不可制進不從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宮府及居人以誅中官為言太后猶未寤六月辛酉葬孝靈皇帝於文陵秋七月徙渤海王協為陳留王董卓到澠池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汨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乃鳴鐘鼓以如洛陽進謂諸黃門曰天下洶洶正患諸君耳今董卓欲至諸君何不各就國於是黃門各就里舍是時進謀頗泄諸黃門皆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娣也讓叩頭向子婦

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離宮殿情懷戀戀願一復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顔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且不恨讓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庚寅太白犯心星戊辰大將軍何進白太后將決其事謀欲盡誅諸常侍選三署郎補其處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常稱疾不臨喪葬今忽入省此意何為竇氏意復起耶使侍者聽之具聞進言出坐省戸下讓謂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

曹也又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泣涕救解各出家財且千萬共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門戶於卿耳今卿云何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濁穢公卿已下忠清為誰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珪讓偽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故司空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疑焉請大將軍出議之中黄門以進首與尚書曰何進謀反以伏誅進部曲將吳匡將兵在外聞進被誅欲將兵入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燒南

宫青瑣門欲以廹出珪等珪等不出持太后天子陳留王幸北宫崇德殿苗聞進死陳兵朱雀闕下進苗素不相友善進死匡恐為苗所害乃言曰大將軍欲誅諸常侍車騎不欲令大將軍死車騎在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大將軍復讐也進遇吏兵素有恩皆涕泣曰願致死匡乃喽血為誓引兵攻苗戰於闕下兵破斬苗首於是司隷校尉袁紹斬偽司隷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勒兵捕諸中官無少長皆誅之死者二千餘人引

兵入宮珪等迫急復将天子陳留王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是時宮中亂百官無從者惟河南部掾閔貢将十餘人從會尚書盧植至按劒責珪珪等涕泣謝罪又追兵至珪等白上曰臣等死天下大亂矣乃自投於河辛未帝還宮公卿百姓迎於道并州牧董卓適至聞帝在外單騎迎於北芒上卓與帝言不能對與陳留王言及禍亂之事卓以王賢有廢立之意是日幸崇德殿大赦天下得六璽失傳國璽武猛都尉丁原将河内救何

氏拜執金吾何進兄弟既死其部曲無所屬皆歸卓卓使原部曲司馬呂布盡并其衆京師兵權惟卓為盛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募兵亦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强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初至疲勞襲之可擒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六月雨至於九月乃止卓諷有司以久雨免司徒丁宫司空劉弘卓代為司徒假節鉞虎賁癸酉卓謂司隸校尉袁紹曰人主宜立賢明天下豈有常每念靈帝使人憤毒今當立董侯不

知能勝史侯否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今上未有不善害於天下若明公違禮任意廢嫡立庶四海恐不從明公議也卓叱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橫刀長揖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既出遂奔冀州卓以廢帝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九月甲戌卓大會羣臣於崇德殿卓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治也今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公卿巳下皆惶恐

不敢對盧植對曰按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
又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條是以霍光廢之今上富
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欲誅植議郎
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内大儒天下之望也今先害之恐
天下震怖卓乃止是日卓脅太后與羣臣廢帝為弘農
王讀策太后流涕羣臣莫敢言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
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善之今大臣量宜為社稷
計誠合天心請稱萬歲太傅袁隗解帝璽綬立陳留王

為皇帝年九嵗太后遷於永安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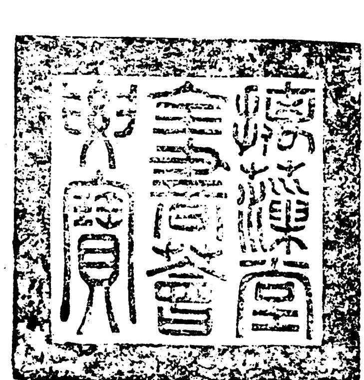
袁宏曰丁宫可謂非人矣以為雖遇伊尹之事猶將涕泣而從之而况陵虐其君而助讃其惡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當其至者在君親之難若身首之相衛也其不至者猶有兒女之愛焉無情於斯者不得豫夫人倫矣盧植稱病而退從近闗出卓遣人殺之不及隱於上谷數年後疾卒植字子幹涿人也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玄友善所學不守章

句皆研精其旨身長八尺二寸剛毅多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茍合取容言論切直不好文辭飲酒至一石而不亂融妃后家絲竹歌舞者不絕於前植侍坐數年目未嘗一眄融以是尤敬異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不應州郡之命建寧中徵為博士補九江廬江太守為政務在清淨弘大體而已病去官徵拜議郎與蔡邕楊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紀植將終勑其子歛具單衣葬以土穴其子從之丙子太后何氏崩董卓殺之也乙酉

司空董卓爲太尉丙申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豫州牧黄琬爲司徒冬十一月乙巳葬靈思何皇后白波賊冦河東十月太尉董卓爲相國爵卓母爲池陽君司徒黄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禄勲荀爽爲司空卓雖無道而外以禮賢爲名黄琬荀爽之舉從民望也又任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以尚書韓馥爲冀州侍中劉岱爲兖州陳留孔胄爲豫州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東平張邈爲陳留太守初卓將

兵東也京兆尹蓋勲曰貪人敗類京師其必有變乃為之備及卓廢帝勲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人猶寒心足下小醜何以堪之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甚憚之時皇甫嵩尚三萬餘人在扶風勲乃密語嵩欲討卓卓亦深忌勲使人安喻之因徵勲為議郎

後漢紀卷二十五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